

一本堂行餘醫言

五
癩癧

✕
i 97





一本堂行餘醫言卷之五

平安 香川修德太冲父著

癩

何閒切
音閒

驚癩狂 附癡駘 體軟 不食

不大便 不寐 悸

癩者驚癩狂之總名而所兼尤衆廣也夫癩之爲證也或

憂或怒或悲或笑或嫌忌對人見人或好愛閒居獨處或

喜_或暗地幽室或憂愁無聊絕無歡娛之意或疑人議已

短或每事猜忌患慮無窮或過憂無活計或怒氣屢發或

行餘醫言

癩

一

一本堂醫言

490.9
Ip-2
5

No. 2197
12 1 97



富士川書庫

1373

怒過續以啼泣。或獨語自墮淚。或氣沈心淪。如將陷。或恐世議。或慮衆評。或危心如履薄冰。臨深淵。或怯弱恐聞。或凶刑殺傷損危厄之事。直即冷汗出。或腋下與背汗出。或上氣衝逆。時又眩暈。或恐登高山。過缺岸。渡板橋。仰石門。或恐獨自出行。從人纔出行。或寢食如常。唯恐他出。終年不出戶外。或聞金石之憂聲。瓦陶之破響。川流風樹之鳴。音人語畜鳴之稍大。直輒驚怖。惕然欲跳。或四肢冷冷汗出。或心無樂意。欲就死。或妄想如人將來捕之。欲走。而

竄匿。唯恐及之。不逞逃避。或夜閒耿耿。曾不交睫。偶睡則雜夢魘驚。難成熟寐。或嘒嘒然自高賢。或好潔惡穢。盥洗掃除。如何修之水淫。如倪元鎮潔癖。或遠慮多想。狐疑猶豫。僕僕爾。每事再三思慮。拮据似丁寧。反覆實是模糊不決。或平常深憂不足。憂之事。或既成之事。復重改作。至再至三。猶且數回不定。或過誤自咎。懊恨嗟嘆不已。或獨語書空。若有所失。或獨坐孤枕。想往料來。沈沈默默。悵悶無所放遣。似是證候千道百出。不可舉數。無慮皆係屬一

則醫古欲
死投井自溺
把刃就害

癩證中矣。又有諸病證中帶癩氣者。又有諸證未治漸為
內虛忽發大癩者。此多不救。又妊中發癩者。名妊癩。輕者
可治。重者必死。產後亦同。及其病之漸進也。顛倒昏塞不
省人事。故亦謂之癩。又有自始得病。既即運倒者。蓋癩其
總名。而癩亦通新故。輕重而稱之。但癩以病閒簡慢為呼
癩。以顛倒巔越。成稱驚與狂。亦就驚恐狂躁發狀命名耳。
其本皆一也。今舉各證之異狀。以資精察詳視之診候。
夫癩癩之將發。或滯食塞氣。或留飲澀氣。或風寒閉外內。

氣鬱室。或房勞虛內。行氣留滯。或過用患慮。心情大鬱。或
疾步遠行。滾動內癥。或視怪聽異。或驚恐畏怖。或心惡意
忌。或卒然遇變。或忽然忤意。或悲哀憂愁。或怒慍怨恨。或
大聲暴響。或屈撓摧折。遂乃卒然連倒昏迷。不省人事。直
視吐沫。發聲叫號。手足躁擾。口目瞤引。或手足屈強。咬牙
瞪目。或口眼偏引。搖頭振身。或呼吸不聞。口開軀軟。殆如
死人。少時之間。癥退氣復。如夢忽覺。如始無事者。或有已
醒之後。煩悶苦心者。或有醒後二三日。及四五日。懊悶不

了了者。或有甚則直視不語。不飲食數日。至十餘日。恬然如死人者。或有輕而止閉氣如睡。夢少時而不顛倒者。又有將發必先苦心懊懣。無所消遣者。又有發前無何小異者。又有發前呻吟叫號。喝喝不止。非欬似欬者。俗又云。見水而發。見火而發。見稠人躁衆而發者。聞亦有之。非必皆然。蓋水之流動。火之燄烈。衆人之熱鬧。癩人一見其躁擾之狀。怵心懾氣。驚駭畏怖。跳動內氣。癢為之衝逆而發耳。又有遇生人。見怪物。聞世變而發者。或觀人失血。及觀自

出血而發者。亦同。夫癩癩之成也。全是腹裏之癢為之根基。其癢上衝犯心。心氣為之隘狹屈迫。鬱室蔽塞。而後見種種癩狀。證候多端。怪竒不一。然而決癩之為癩者。以其脉近平故也。若無脉則必。或有脉至伏似無者。此非絕脉。乃伏之至甚。似無者也。病勢稍緩。則脉微微出。診是候者。勿誤為絕脉。後世有痰迷心竅之說。甚可疑也。殊不知心固居膈膜上。而膜之隔限一層。猶樓上與樓下。所謂上焦如霧者。故唯氣可通貫。而有形物則不可至也。獨有食道

胃脘上自咽下至胃一道爲水穀流下之路徑耳。此外更無別路。何他物之可能到乎。且癥疝之上犯亦唯其氣衝逆也。痰既有形物。況且稠粘。非可滲流。則又何得到心之左右地位哉。是故痰塞心之說。決不足取也。設謂本部如霧之氣成痰。則益妄矣。假令本部如霧之氣成痰也。既成痰。則稠粘。不可滲透肌理。食道胃脘固爲吞吐之途。一路通貫。無復岐路。吐痰即胃脘之痰耳。纏心之粘痰。從何道出來耶。若然。則癩證終不可治。纏心之痰。無路可驅出。何

其說之不通乎。愚亦甚矣。

朱震亨以下。明之諸醫所論。無一不謂因痰塞心。諸書不遑串載。如王肯堂曰。由邪入腎。閉而作者。益鑿矣。證治準繩云。諸方皆以初因涎鬱。閉塞。藏氣不動。因之倒仆。口吐涎沫也。安知口吐涎沫。豈止素積於胸中者哉。大抵癩癩之發。厥乃成。厥由腎中陰火上逆。而肝從之。故作搐搦。搐搦則偏身之脂液。促迫而上。隨逆氣吐出於口也。其他之說。亦皆準之。竟不免強辨。

夫狂之將發。其始證候尤多。或疑慮嫌思。言行不決。或猜疑至甚。恐人拒人。或夜間不寐。想徃料來。或終夜不寐。妄想沈思。或過好潔淨。盥洗掃除。或眼中常有血色。或白眼。或人。或眼睛似有尖稜。或自過卑下。自過瑕疵。或自高傲。自負才。或深慮人議已短。或思慮所不可思慮之事。或驚恐。所不可驚恐之事。或憂愁。所不可憂愁之事。或佗。係無聊。憂懼。欲死。或怯弱。小器。謹慤有餘。或自謂人之將捕已。或自思人來將殺已。或自悲自泣。或喜遺忘。或獨笑獨喜。

遂乃卒然為狂亂。失本心。或歌笑奔走。或登高跨牆。或自高貴。自辨智。自倨賢。或踰牆而走。上屋而歌。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或目妄見。耳妄聞。言所見。固非其所自領。到誦所聞。固非其所自習學。或獨語低聲。避人深匿。或獨坐終日。獨行不休。或高聲大怒。意不存人。或罵詈不避親疎。或破衣擲器。猛力異常。或去衣不知寒。或少臥不覺饑。至不食數日。或飲啖倍常。或善見鬼神。又有自知己之將狂。常自戒慎。又有忽然發狂。二三日。至四五日。乃止如常。一

月及半年復狂如前者。又有婦人患柔狂。適有懷身。則姪中狂止。如平人。既產復狂如初者。又有平日無何異。特產後必發狂者。然詳察是類。竟不免有癩氣味。凡剛狂可治。柔狂難治。又視俗稱狐憑者。皆是狂證。非野狐所祟。真狐憑者。百千中之一二。或亦有之。終是帶癩氣味之人耳。又謂小兒無狂證者。非也。聞亦有之。但至少耳。驚癩者。小兒極危大疾。即是小兒之癩。故幼嬰之間。患驚癩者。後多成癩證。驚癩大人亦有之。或稱驚悸。或稱驚怖。

或稱驚恐。皆驚癩也。婦人尤多。柔弱之人。男子每有是證。其證每事驚恐畏怖。與前癩證不異。後世之怔忡。或稱心忪。亦不知癩中之兼證故也。蓋驚者。驚駭之外形也。悸者。驚駭之內動也。悸即怔忡。心忪也。固是一病。但患狀之異耳。又有因驚悸成奔豚者。凡癩之為癩。為狂。為驚。雖外見異狀。而其實則同一癩疾。或有癩狂兼發者。或有驚狂兼發者。或有癩狂驚兼發者。古今名稱多端。若夫癩。

靈樞癲狂篇曰癲疾始生先不樂頭重痛視舉目赤甚
 作極已而煩心又曰癲疾始作而引口啼呼喘悸又曰
 癲疾始作先反僵因而脊痛又曰癲疾者疾發如狂者
 久不治素問長刺節論曰病初發歲一發不治月一發
 不治月四五發名曰癲病通評虛實論曰癲疾何如曰
 脈搏大滑久自已脈小堅急久不治又見靈樞熱病篇
 邪氣藏府病形篇素問厥論等又腹中論作癩
 癲疾。

素問曰人生而有病癲疾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曰病
 名為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時其母有所大驚氣上而
 不下精氣并居故令子發為癲疾也奇病論又陰陽類論
 曰罵詈妄行癲疾為狂又見著至教論室明五氣篇四
 時刺逆從論脈要精微論方盛
衰論玉機真藏論氣交
 變大論五常政大論等

胎病

見上

厥癲疾

于余醫言

癩

八

一本堂藏書

同上 脉要精微論

顛疾

同上 五藏生 又見靈樞 邪氣藏府 病形篇

骨癩疾筋癩疾脉癩疾

靈樞曰骨癩疾者頤齒諸腠分肉皆滿而骨居汗出煩
悞嘔多沃沫氣下泄不治筋癩疾者身倦攣急大脉癩
疾者暴仆四肢之脉皆脹而縱脉滿而無皮肌癩可疑
也或脫簡耶癩狂篇○骨癩疾又見邪氣藏府病形篇

狂巔疾

同上 經脉篇二條一作癩一
作巔又見素問脉解篇

風癩

病源候論云人在胎其母卒大驚精氣并居令子發癩
其發則仆地吐涎沫無所覺是也千金方及外臺秘要
所引古今錄驗皆同

五癩

病源候論云五癩者一曰陽癩發如死人遺尿食頃乃

行餘醫言

癩

九

一本堂藏書

解二曰陰癩初生小時臍瘡未愈數洗浴因此得之三
 曰風癩發時眼目相引牽縱反強羊鳴食頃乃解四曰
 濕癩眉頭痛身重坐熱沐頭濕結腦涕未止得之五曰
 馬癩發作時時反目口噤手足相引身體皆然又外臺
 祕要所引古今錄驗療五癩牛癩則牛鳴馬癩則馬鳴
 狗癩則狗吠羊癩則羊鳴鷄癩則鷄鳴五癩病者腑臟
 相引盈氣起寒厥不識人氣爭瘰癧吐沫久而得蘓千
 金范汪同濕癩又見千金方

卒癩

見肘後方又出千金方

鬼癩

癩眩

並見千金方

癩風

出丹溪心法附餘

羊癩風

千金要方

癩

十

千金要方

顛邪。沈應暘萬疴必愈云俗所謂羊癲風鷄爪風等者是也

見本州綱目百合條所引大明云顛邪狂叫驚悸

狂。

靈樞云狂始生先自悲也喜忘苦怒善恐者得之憂饑狂始發少卧不饑自高賢也自辨智也自尊貴也善罵詈日夜不休狂言驚善笑好歌樂妄行不休者得之大恐狂目妄見耳妄聞善呼者少氣之所生也狂者多食

善見鬼神善笑而不發於外者得之有所大喜癲狂又

云熱病數驚瘈瘲而狂熱病篇其他見九鍼十二原篇

及素問長刺節論生氣通天論陰陽類論示從容論宣明五氣篇腹中論氣厥論等

狂癲。

同上。經脉篇

狂妄。

同上。本神篇云魂傷則狂妄不精。○又見素問五常政大論云狂妄目赤

又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稱狂笑

怒狂。

素問曰有病怒狂者此病安生曰生於陽也曰陽何以使人狂曰陽氣者因暴折而難決故善怒也病名曰陽

厥病能論

陽厥。

見上。

厥狂。

同上。通評虛實論

狂越。

同上。至真要大論又見氣交變大論

狂易。

神農本草蠅蚘條云大人癩疾狂易又見白頭翁條云溫瘡狂易寒熱又見甲乙經按證類本草並註云易音羊恐非也又石下長卿條有老魅注易亡走字疑是亦狂字。

狂惑。

按本州綱目作狂陽未知孰是

同上白薇條又棟實條有煩狂字又名醫別錄白頸蚯蚓條云狂謬

風狂

病源候論云狂病者由風邪入并於陽所為也氣并於陽則為狂發或欲走或自高賢稱神聖是也皆由血氣虛受風邪致令陰陽氣相并所致故名風狂巢氏以為風邪非也千金方同按肘後方亦同

狂癩

見真文變大論至氣變大論又

卒狂

狂風

狂眩

狂邪

已上並出千金方

狂叫

本艸綱目百合條所引大明云顛邪狂叫

熱狂

同上薺芫主治大明云

行余醫言

癩

十三

一木堂藏書

失心。

見外臺祕要所引廣濟方又肘後方稱忤心又證治準

繩錦囊祕錄並云癲病俗呼為失心風祕方集驗作失心瘋

失志。

出千金方失志字元出素問評熱病論云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奴又見八十一難

失性。

同上。

失魄。

同上又見名醫別錄鬼白條云風邪煩惑失魄妄見

亡魂。

同上

心風。

宋魏泰東軒筆錄七云王介性輕率語言無倫時人以

為心風。

氣心風。

濟世全書云治氣心風即是痰迷心竅發狂亂

心恙

壽世保元濟世全書等云心恙狂惑又見名醫類案赤

水玄珠

心疾

出孫光憲北夢瑣言十云唐世劉崇望弟兄五人其元

昆崇彛留一男少有才患一旦心疾

風恙

同上

風魔

見名醫類案

風子

見張三錫醫學六要

熱陽風

見千金方

白果瘋

王夢蘭祕方集驗云食白果致瘋予亦親見之則知銀

行余醫言

癩

十五

一本堂藏書

杏之動癩猶喫筠弱凍子動癩故癩人決勿食此二物

驚

出素問 大奇論著至教論示從容論疏五過論氣厥論

病論脈解篇刺熱篇經脈別論痺論厥論刺瘡論刺禁

論等又靈樞經脈篇云病至則惡人與人與火聞木聲則惕

然而驚心欲動獨閉戶塞牖而處甚則欲上高而歌棄

驚狂

風同上 調經論又傷寒論云傷寒脈浮醫以火迫劫之也

陽必驚狂起卧不安又神農本草防葵條云驚邪

狂走

驚恐

同上 血氣形志篇經脈別論又靈樞經脈篇云氣不足

則善恐心惕惕如人將捕之又素問藏氣法時論

驚瘕

同上 至真要大論

癩驚

同上 通評虛實論

行余醫言

癩

十六

一林堂藏書

驚駭

同上 生氣通天論云 俞氣化薄傳 作善畏 及為驚駭 又見至真要大論 五常政大論 陰陽別論 陰陽類論

六元正紀大論 金匱真言論 大奇論等 又素問遺編 本病論 有驚駭字

善驚

同上 見厥論 刺瘡論 四時刺逆從論 診要經終論 靈樞熱病篇

驚惑

同上 六元正紀大論

驚躁

大同上 六元正氣大論

暴驚

同上 大奇論

驚氣

見本艸綱目 沙參 靡蕪條 又名醫別錄 糜木條

驚恚

神農本艸 牡蠣條云 驚恚怒氣 又名醫別錄 龜甲條云

驚恚氣

行余醫言

癩

十七

一木堂藏書

驚癩

同上龍齒條云大人驚癩諸瘧癩疾又蝮蛇條小兒驚癩瘰癧又見蛇蛇主治及蟬花主治又出名醫別錄鈞藤條又外臺祕要所引深師方崔氏方古今錄驗范汪方皆同又見病源候論

五驚

同上龍齒條又見外臺祕要所引古今錄驗廣濟方又出千金方

大驚

同上

同上大棗條又名醫別錄蓬蘽條

驚悸

同上人參百合厚朴旋覆花蓋草栢實殺羊角天鼠屎等條又名醫別錄伏神虎骨蚱蟬銀屑鐵精等條又素問氣交變大論稱煩心躁悸又出素問遺篇本病論

驚怖

金匱方論云師曰病有奔豚有吐膿有驚怖有火邪此四部病從驚發得之又曰奔豚病從少腹起上衝咽發作欲死復還止皆從驚恐得之

行會醫言

癩

十八

一相堂藏書

驚邪。

見神農本州白馬懸蹄伏苓防葵條又見本州綱目山

丹條所引大明云

驚喘。

同上石膏條

驚啼。

見名醫別錄鮫鯉甲條

癩。

出靈樞又見病源候論千金方及外臺祕要所引廣濟方救急方

癩眩。

同上寒熱病篇又見素問

癩厥。

風見素問大奇論

癩瘕。

同上大奇論又靈樞經筋篇

癩癩。

行余醫言

癩

十九

一

見金匱方論風引湯下

蛇癩

見神農本草蛇蛻條

風癩

出病源候論又見名醫別錄

食癩

暴癩

並見千金方

陽癩陰癩

同上玉機微義引之云此論癩之陰陽後世有認為寒

熱者誤矣

發猪癩疾發雞風

證治要訣云

雞爪風

見上

猪圈風

行余醫書

癩

二十

一棚堂書

壽世保元云。癩之為病。角弓反張。手足搐搦。口吐涎沫。俗云猪圈風也。

胎癩

出證治準繩

羊兒風

見醫學六要

五癩

見外臺祕要所引廣濟方

三種癩

二病源候論云。三種者。風癩。驚癩。食癩。是也。千金翼方同。

五藏癩。六畜癩。

千金方云。夫癩有五藏之癩。六畜之癩。肝癩之為病。面

青。目反視。手足搖。心癩之為病。面赤。心下有熱。短氣息。

微數。脾癩之為病。面黃。腹大。喜利。肺癩之為病。面目白。

口沫出。腎癩之為病。面黑。正直視。不搖。如尸狀。腸癩之

為病。目反。四肢不舉。腸癩之為病。不動。搖其後。曰右五

千金醫言

癩

二十一

一本堂藏書

癩又見鳳皇臺主

治陳藏器云

冷癩

見證治要訣

鬱胃

許叔微本事方云人平居無疾苦忽如死人身不動搖

目閉口噤或微知人眩暈移時方寤名曰鬱胃亦名血

厥婦人尤多○按鬱胃元出素問至真要大論雖有少

不同究竟卽是癩證故附于此後世稱婦人產後血運

者卽是也

血厥

見上

風引

外臺祕要所引崔氏方中云大人風引少小驚癩癩癧

日數十發其終云此本仲景傷寒論方古今錄驗范注

同而今觀金匱方論中風歷節病中云風引湯除熱癰

癩方後林億等考乃舉治大人風引少小驚癩云云今

按風引者謂如風中之牽引而攣急也遂以為大人之

癩名耳

暗風

見醫學綱目痲亦謂暗風此濫名之尤易惑者也

尸蹇

史記扁鵲傳云扁鵲過魏魏太子死扁鵲至魏宮門下

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中庶子曰暴蹇而死扁

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

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

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

也扁鵲曰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

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乃以扁

鵲言入報魏君魏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

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

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

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流涕悲不能自

止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蹇者也乃使弟子子陽厲
 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開太子蘊乃使子豹為五
 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起坐
 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
 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
 能使之起耳此謂尸蹇者即是癰證也素問云五絡俱
 竭令人身脈皆動而形無知也其狀若尸或曰尸厥
 論是也又傷寒論云少陰脈不至腎氣微少精血奔氣

促迫上入胸膈宗氣反聚血結心下陽氣退下熱歸陰
 股與陰相動令身不仁此為尸蹇金匱方論云尸蹇脈
 動而無氣氣閉不通故靜而死也見雜療方○按外臺

張仲景云尸厥脈動云云觀之則雜療以下亦皆仲景
 所著不可疑也○又素問遺編本病論亦有尸厥字

病源候論云尸厥者陰氣逆也其狀如死猶微有息而
 不拍脈尚動而形無知也聽其耳內循循有如嘯之聲
 而股閒暝是也耳內雖無嘯聲而脈動者故當以尸厥
 治之○千金方及外臺祕要所引肘後方崔氏方皆同

此以歛逆上衝鬱冒恍惚不知人事似死狀猶尸故謂之尸厥耳其實則癩也

又史記云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諸大夫彊而公

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

韓子云十日不知人所謂異也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

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

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

甚樂吾所以久者遠有所學也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

出三日必聞聞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

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

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此事或是虛妄則已倘其有之

則決是癩證故併舉焉今時以是類為狐妖者由其不

知皆是癩證也或見所未嘗到之地語之無毫差或聞

所未嘗知之事言之極詳悉或誦所未嘗學之書或目

不識丁者遠成善書之人或諳禁方療疾或挾符咒禳

疫此豈狐狸之所為哉皆是癩證中所有之事也猶與

穆公簡子癩中所到帝所所聞仙樂及語未來事射熊
 賜犬何以異乎厥夢奇異之為癩也無復可疑為予亦
 初聞狐怪疑心難決後而豁然覺其為癩但可與悟人
 言矣不可與昧者語也○又按佛法浸染人間而後有
 人忽昏而觀升天堂落地獄等事而蘊者此亦可知其
 為癩也

附考史記正義曰陝州城古虢國又陝州河北縣東北
 下陽故城古虢即晉獻公滅者又洛州汜水縣古東虢

國而未知扁鵲過何者蓋虢至此並滅也索隱曰案傳
 玄云虢是晉獻所滅先是百二十餘年此時焉得有虢
 則此云虢太子非也然案虢後改稱郭春秋有郭公蓋
 郭之太子也○今案是時決無虢國而謂扁鵲過虢治
 虢太子疾者妄矣司馬貞思欲護短掩醜以為郭也可
 謂飭非也且讀劉向說苑以此事為趙太子則知當時
 欲贊秦越人妙術而傳播獎譽之浮說互相謬轉以趙
 為虢以昔為今蓋其事之有無則實不可知也

附考索隱曰案左氏簡子專國在定頃二公之時非當昭公之世且趙世家叙此事亦在定公之初正義曰靜公二年爲三晉所滅據此及趙世家簡子疾在定公之十一年也由是觀之則扁鵲診簡子亦甚可疑也駁曰司馬遷作秦越人傳記其才秀者三焉曰診趙簡子也治魏太子也望齊桓侯也而詳考之則遷也既記晉趙世家則以簡子專國爲在定頃之間而至記扁鵲傳則曰當晉昭公時此何其自矛盾若是乎魏先扁鵲

時既滅過百二十餘年矣則扁鵲時何以得有魏太子乎齊桓公小白既卒歷年至扁鵲時齊無桓侯而曰望齊桓侯者不知何桓侯也此亦大可疑也如此則扁鵲三事竟皆不可信矣遷也作史記一百三十卷徒欲戲弄浮文潤色虛妄誇逞才藝波瀾平地而不自知我辭予楮不記國之既滅而無有之不按人之有無嗚呼文人之無實也其亦至于斯耶由是觀之則一部史記道聽塗說傳聞之浮譁多可疑者益覺其不可信也

附考索隱曰案傳玄曰是時齊無桓侯裴駟云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蓋與趙簡子頗亦相當○嘗閱後漢書郭玉傳注云韓子曰扁鵲見晉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也而實考韓非子則作蔡桓公此知當時傳播之浮說三轉市虎一謂齊一謂蔡為虛乎為實乎史記既難信也如韓子亦不能無疑焉予故不得不取也

子癩

病源候論云妊娠癩候體虛受風停滯經絡發則口噤

背強名之為癩妊娠而發者悶冒不識人須臾醒醒復發亦是風傷太陽之經作癩也亦名子癩亦名子冒也後世子癩之名本乎此也此謬稱也夫癩之發也非胎之所為乃妊婦之疾耳故可謂之妊癩矣不可謂子癩也如子淋子腫皆同詳見淋門水脹門及癩發平旦者在足少陽晨朝發者在足厥陰日中發者在足太陽黃昏發者在足太陰人定發者在足陽明夜半發者在足少陰

子余醫言 癩

二十九

本草綱目

見千金方

晝發灸陽蹻夜發灸陰蹻

劉純玉機微義云按潔古云晝發灸陽蹻夜發灸陰蹻

陽蹻癰

見李杲蘭室秘藏

奇經癰

見王肯堂證治準繩有陽維陰維督脉等癰

重陽者狂重陰者癰

出八十一難 癰狂元一病矣何分陰陽之為秦越人

之說非也 丹溪纂要云重陰重陽之分難經之言也河

而重陰之說非也醫學正傳云難經陰陽之說恐非理

也賀岳醫經大旨亦同其他左祖劉朱者皆非秦說又

取秦說者如王肯堂證治準繩張介賓景岳全書費

辯紛紛以陰陽之說為是也竟不免醫家之腐譚哉

大人曰癰小兒曰癰

病源候論云癰者小兒病也十歲已上為癰十歲已下

為癰醫學綱目云徐嗣伯云大人曰癰小兒曰癰是亦

于徐醫言

癰

三十

一本堂藏書

驚所致今乃曰小兒無癩可乎癩病大人每每有之婦人尤多赤水玄珠亦剽此說

癩屬驚與痰

朱震亨意如此故丹溪心法附餘方廣之言是也夫癩即驚驚即癩何有因驚發癩之事乎凡有癩氣者必驚非因驚生癩猶有非氣者必仆倒發非也若無癩氣者雖屢驚怖不發癩亦猶無非氣者雖閒仆倒不發非也後醫奉朱說者輒謂癩因驚而生必勿驚之此乃今俗

所謂非因仆倒而生慎勿仆倒者也疎漏亦甚矣痰固其故態矣不暇強辯也

五臟各有獸形

錢氏小兒直訣云凡治五癩皆隨臟治之每臟各有一獸之形若反折上竄其聲如犬症屬肝也若目瞪吐舌其聲如羊症屬心也若目直腹痛其聲如牛症屬脾也若驚跳反折手縱其聲如雞症屬肺也若肢體如尸口吐涎沫其聲如猪症屬腎也錢乙門人閻孝忠集此以

行余醫言

癩

三十一

本堂藏書

獸配五臟尤不經之愚者也

以獸配臟有胃無腎

陳言三因方云病者旋暈云云作馬嘶鳴名曰馬癩以馬屬在午手少陰君火主之故其病生心經病者暈眩云云作羊叫聲名曰羊癩以羊屬未坤位足太陰濕土主之故其病生脾經病者昏暈云云叫作雞聲名曰雞癩以雞屬酉足陽明燥金主之故其病生胃經病者眩暈云云作猪叫鳴名曰猪癩以猪屬亥手厥陰心胞風

木主之故其病生右腎經病者眩暈云云作牛吼聲名曰牛癩以牛屬丑手太陰濕土主之故其病生肺經又云夫五癩合屬五臟而無腎有胃者以腎屬氣非畜養物神無主治故不作癩胃屬雞係六畜物故有象無胃為五臟海非餘府比又犬屬戌手太陽小腸經主之雖屬六畜初無犬癩者以辰戌為魁罡四殺沒處不與癩象古方類例未之究也嗚呼陳言此說怪僻邪曲無道理若是其甚矣以其尤愚惑舉而見之耳言也既如是

也况其以下醫流乎可以想見也

王機微義云案千金方叙六畜癩曰馬曰

牛曰羊曰猪曰犬曰雞並不以六畜分屬五臟今三因所引五癩無犬癩一證錢氏叙五癩一證無馬癩一證二書以五獸分配五臟各各不同俱不知所由然也三因雖有馬無犬癩及五臟有胃無腎之說亦難據憑劉純此說雖未快駁辨而頗知陳言之滅裂稍足可誦焉故書以出焉

內經言癩不言癩癩歸五臟癩屬心

王機微義云按內經言癩而不言癩古方以癩癩或併言或言風癩或言風癩或言癩狂所指不一蓋癩病歸于五臟癩病屬之於心故今以風癩別立一門而癩狂

合為一門也

赤水玄珠孫一奎曰按此以風癩別立一門明其不與癩狂相類則是之矣而云癩

狂合為一門今終集考之並無癩狂門目豈未之補歟

證治準繩云素問止言癩而不及癩靈樞乃有癩瘕癩

厥之名諸書有言癩狂者有言癩癩者有言風癩者有

言驚癩者有分癩癩為二門者迄無定論究其獨言癩

者祖素問也言癩癩言癩狂者祖靈樞也要之癩癩狂

大相逕庭非名殊而實一之謂也靈樞雖編顛狂為一

門而形證兩具取治異途較之於癩又不侔矣靈樞既以癩狂

赤水玄珠
劉綱比說
連作畧

行餘醫言

癩

三十三

一本堂藏書

為一門則以見古人能知雖外面為癩為狂其證如異而其根本則是同一病也肯堂不是之如何其昧惑乎

錦囊祕錄云癩者惡病也其症有五一日驚癩俗名心

症也二曰風癩俗名肝症也三曰食癩俗名脾症也四

曰顛癩俗名肺症也五曰尺癩俗名腎症也此欲強為

五臟以傳會五癩之名且真者派也哉益足以厭聞也○赤水玄珠別癩狂癩三

駁曰劉純謂內經不言癩疎漏既甚矣如王肯堂博聞

強詎尚謂素問不言癩此亦何不考乎俱由昧於癩之

所致也素靈並言癩前已舉載焉

神農本艸亦多言之究竟以癩狂驚雖形證異而其元

同一癩證故素靈多併言之耳若夫謂陰陽寒熱五臟

屬心徑庭異途諸說皆由不透真竅也今有癩狂兼患

者設使謂癩為陰為寒謂狂為陽為熱則將以兼病者

為何因乎隨陰耶隨陽耶攻寒耶攻熱耶抑亦為補瀉

兼施寒熱併用之騎牆耶其將誰違從耶詖邪之言益

足以見其所蔽竅也予往羊治大宮絲里菱家子羊十

七患癩朝發癩昏暈吐涎不省人事午後發怒狂大聲

罵詈不避親疎夜發驚恐人駭怖聞亦搔擽而不發癩
 狂驚之間沈沈默默好暗處帶愁容即癩也乃用療癩
 方全愈若此癩人四證盡備以其同一病故也記之可
 以破從前醫家者流之惑說也

已上名稱論說皆是泛濫懵懂不得要約無益於診候有
 害于治事古今華人槩誇名稱却多因名迷實遂至謂馬
 癩用某方猪癩用某方支離煩猥絕不知一本之旨趣雖
 不足深責而以其害于療術故詳辨正焉

癡騃

未發驚癩之前穎悟小兒而一發驚癩後遂變成癡騃者
 比比而有之此由驚癩發作甚劇而神識頓脫也其後
 飲食二便如平常人唯面貌愚魯多笑不知羞惡雖固非
 必證終為獸物決不得復舊態也故無治法聞有生來癡
 騃兒此乃天然不慧非人力所及也固不須論治若夫大
 人驚恐後頓成癡獸者乃百中之一二耳究竟癡騃亦癩
 證之一候也如張介賓以癩狂癡騃立門似則似矣但其

所說之證。近狂。近健忘。雖所原則一。而亦各有分辯。故與吾門所立癡騃。有少不同。

景岳全書云。癡。獸證。凡平素無痰。而或以鬱結。或以不遂。或以思慮。或以疑貳。或以驚恐。而漸致癡。獸言。辭顛倒。舉動不經。或多汗。或善愁。其證則千奇萬怪。無所不至。脉必或弦。或數。或大。或小。變易不常。此其逆氣在心。下然。此證有可愈者。有不可愈者。亦在乎胃氣元氣之強弱。待時而復。非可急也。其謂言辭顛倒。舉動不經者。

直是狂證。固非癡騃。而善愁亦非癡騃者所為也。由是觀之。張之此論。似不切當。且以此證專屬大人者。尤可疑也。此證小兒每多有之。大人至甚。所以益難取信也。李仲梓病機沙篆。舉失志癡呆亦同。

行餘醫言
 卷之五
 本堂藏書
 行餘醫言
 卷之五
 本堂藏書

體軟

小兒生下百日左右。頸骨始定。頭形始正。當是之時。頭形未正而傾軟。則已有軟證之慮。至二三歲間。頭半正。易傾。軟。手指可撮。不能持物。脚或痿軟。不能步。或雖行。振振搖搖。如半痿人步。語言含糊不決。目中面容如癡。駭人。雖然飲食二便不異常人。故皮肉豐滿。色澤鮮明。只是皮肉柔。軟。似無骨耳。自六七歲至十歲以上。竟是不免駭物。間有半體軟者。又有患驚癇後。遂成此證者。究竟亦癇證也。多

行餘醫言

體軟

三十七

本堂藏書

不及十五而斃。聞有及二十三十者。較幼稚時。諸證少減。體肉稍鞏耳。且初生小兒。固有稱五軟者。即是也。

古今醫統云。五軟證名曰胎怯良。由父精不足。母血氣衰。而得有因。母血氣弱。而孕者。有受胎而母多疾者。或其父母貪色。體氣虛弱。或年紀已邁。而復見子。有日月不足而生者。或服墜胎之劑。不去而竟成胎者。耗傷真氣。及其降生之後。精氣不充。筋骨痿弱。肌肉虛瘦。神色昏慢。致使頭項手足身體軟弱。名曰五軟。

錦囊秘錄云。五軟者。手脚腰背頸軟是也。

證治準繩云。五軟者。頭軟項軟手軟脚軟肌肉軟口軟是也。無故不舉頭腎病之病。項脉軟而難收。治雖暫瘥。他年必再發。手軟則手垂。四肢無力。亦懶擡眉。若得聲圓。還進飲食。乃慢脾風候也。肌肉軟則肉少皮寬。自離喫食。不長肌肉。脚軟者。五歲兒不能行。虛羸脚軟細小。不妨榮衛長大。自然肌肉充滿。口軟則虛舌出口。陽盛更須隄防。必須治膈。却無妨。此有五軟名目。而有六軟。

者何哉○又云薛夫頭軟者臟腑骨脉皆虛諸陽之氣不足也乃天柱骨弱手足軟者中州之氣不足不能榮養四肢故肉少皮寬飲食不為肌膚也口軟者脾胃氣虛舌不能藏而常舒出也此五者皆因稟五臟之氣虛弱不能滋養充達故骨脉不強肢體痿弱原其要總歸於胃此亦有四軟而謂此五者則所引書脫文耶亦可疑也○又云曾戴氏論五軟證名曰胎怯良由父精不足母血素衰而得誠哉是言以愚推之有因母血海欠

冷用藥強補有孕者有受胎而母多疾者或其父好色貪酒氣體虛弱或年事已邁而後見子有日月不足而生者或投墮胎之劑不去而竟成孕者徒爾耗傷真氣苟或有生譬諸陰地淺土之草雖有發生而暢茂者少又如培植樹木動搖其根而成者鮮矣由是論之嬰孩怯弱不耐寒暑縱使成人亦多有疾矣自降生之後精髓不充筋骨痿弱肌肉虛瘦神色昏慢才為六淫所侵便致頭項手足身軟是名五軟○又云有小兒體肥容

壯不為瘦瘁。忽然項輒傾倒。此名下竅。皆因肝腎氣虛。客邪侵襲風府。傳於筋骨。故成此疾。筋骨俱弱。則項輒垂下無力。又名天柱倒。與五輒相類。不遠。又云王先生云。小兒久患疳疾。體虛久不進飲食。患來日久。諸候退。只是天柱骨倒。醫者不識。謂之五輒。候。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食、不、食、證、亦、殆、奇、疾、古、今、醫、書、未、有、明、言、及、者、以、予、所、見、及、既、餘、三、十、人、多、是、婦、女、而、男、子、只、有、二、三、其、證、他、無、所、苦、只、不、思、粒、食、或、食、麥、飯、或、糯、米、粉、或、赤、小、豆、或、豆、腐、屑、或、偏、好、一、種、蒸、果、或、終、日、不、喫、食、餌、而、不、飢、自、數、日、至、數、月、以、及、數、年、然、形、體、不、瘦、脉、多、平、緩、閒、或、苦、癢、或、痞、或、痛、若、強、與、之、食、必、吐、不、吐、必、痛、投、之、湯、藥、亦、多、吐、不、吐、則、藥、氣、滿、胸、中、煩、悶、多、時、其、證、萬、態、不、可、縷、舉、醫、人、不、知、此、證、強、予、余、醫、言、不、食、四、十、一、本、堂、藏、書）

不食

不食證亦殆奇疾。古今醫書未有明言及者。以予所見及既餘三十人。多是婦女。而男子只有二三。其證他無所苦。只不思粒食。或食麥飯。或糯米粉。或赤小豆。或豆腐屑。或偏好一種蒸果。或終日不喫食餌。而不飢。自數日至數月。以及數年。然形體不瘦。脉多平緩。閒或苦癢。或痞。或痛。若強與之食。必吐。不吐必痛。投之湯藥。亦多吐。不吐則藥氣滿胸中。煩悶多時。其證萬態。不可縷舉。醫人不知此證。強

予余醫言

不食

四十

一本堂藏書

妄投藥攻之補之病家亦恐其不食。延醫請巫覡藥益逆。嘔吐甚劇痛苦彌多。幾至委頓而止。遇此證者以措而不治。乃為真治法。第一以不瘦為佳兆。其次脈平緩小便順利。月血不滯。皆無病之候。苟能守法。外防邪襲。只聽其所好。少少與食之。待自然回復而可也。今舉予所見以廣異聞。苟能據此以處置焉。則庶乎其不違矣。

一室女年十六。只食雪花菜。其他一切不食。父母憂之。請予診視。其皮肉不瘦。色澤鮮明。脈平緩。予曰。勿憂。不久將復平生。此時已半年所。予又曰。必勿藥。若投藥。則諸患蜂起。其父母堅守予言。一年餘。自然復常食。

源亞槐家。臣澤田祐房妻。年未三十。忽患此證。醫者無知。頻投湯藥。病家固迷。屢供饗殮。病婦若欲不食。則家人朝勸暮進。懇請親切。若欲不飲藥。則醫者怖之。主公怒之。遂乃忍苦而食之。則直吐。藥之則亦直吐。病婦困窮無所告。訴徒自啼泣耳。最後請予診。予曰。此證予見來也。亦已多矣。若從予言。則應保不似不然。則予亦無術可施。祇須他

求祐房曾屢見聞予療奇疾。乃請聽予言堅守。予乃曰。不須強食。不須飲藥。只宜少喫。所好以俟時。至祐房又請灸。予曰。灸亦不須爲也。病婦喜見顏色。遂堅信。予算不容他言。凡八九年。而後始得三五日閒。偶喫常食之半。或一回。或二回。延及十二年。而始復常矣。其閒或一日。刈胡蔥煮食。一碗。或一日。炊碎麥食。半碗。或喫麪線。或啖生果。大約所喫視平素常食爲十之一二。及其至甚。則晝夜之閒。止是飲湯半口。烟草一吸而已矣。而皮肉不瘦。月血無月。不

來。小便順利。大便半月一解。或一月一回。而裁縫不懈。中饋能辦。只覺一身無力。步履頗難。其他更無所苦。今既五十矣。尚且無恙。夫妻感戴拜謝。每對人必語。予處置以爲奇計。實不知以不治爲真治法也。且有一大。可怪事。病婦自得病以來。右頰生軟瘡。膿水微微不斷。病婦愧面瘡。招瘍醫貼膏藥。予曰。勿以爲也。如是必閉毒。恐釀後來之害。不聽。果然。面瘡愈。則右股又生瘡。不謹覆。輒復貼膏藥。於是乎瘡口已收。則又當其左右。突發一口。隨愈隨發。殆不

知其幾十回許。綿綿歷數年。膿水自然盡而全痊。痕跡凸凹。磊砢不可名狀。嗚呼此不食之人。有津液得何賴生。而數年開月信不滯。又且膿水淋漓如是耶。尤不可解也。天地變化固不可量。人身變化亦猶如是。以活物也。都下大賈井川家。主管櫻井十某。年過四十。忽患此證。或食碎麥。或以糯米為粉。水搜為餅。蒸食。其妻婦女之情。深憂不食。粳米陰於他舍。用粳米為粉。和糯粉蒸熟。進之。病人撮蒸餅入口。直吐出。曰。今日之餅。何由有粳氣乎。不可

食。其妻纔吐其實。遂去粳粉。作糯餅與之。喫之如此。或一日煮鳧喫三碗。飲酒三盞耳。病人固信予。已聽以不治為真活法之說。確執不詢他醫。凡八年而始復平常。其間患痔便血。日三五合。二十三日而止。此亦不食之人。下血如是。非可怪乎。後來壯健。及六十餘而歿。

和州村夫。忘其名年未四十。患此證。周羊聽予療。奇疾來請。

診曰。不食粳麥。只食蠶豆。日約一合。換數醫治無效。皆曰。不知病名。冀賜妙劑。予望其形狀。已瘦且疲。此以其屢經

行食醫言 不食 四十三

攻補也。予乃慰曰：蠶豆固可易穀以續命。若單食此物，或成飛仙，亦未可知。只恐汝不是之用。復就醫治，則安否亦未可知也。其後不聞生歎如何。

都下較舖婦年近三十，患此證，日日所喫止三品：蓮藕也。

煮熟豆油赤小豆也。煮熟少鹽調食。洲濱餅也。蒸果也。黃味醬調食。

用稀餳搜和作水。如：是十一年忽觀工匠喫午飯，與欲食際狀，故名洲濱。

意以來復常食。如平昔。

其他雖有少異，而嫌粳飯不喫，則無不皆同。故聊記證候。

治驗。以使知此亦癩證中之一候。不妄治，則時至得復。妄攻妄補，則鮮不殺者也。

朱震亨治一女子，在家因事不如意，鬱結在脾，半年不食。每日食棗數枚，遠喜饅頭，亦能少食。惟深惡粥飯，予診其脾氣非枳實不能散，遂以溫膽湯去竹茹與服。經三月，服二百貼而愈。惜乎不用藥，則可早愈矣。但恐斯藥不能愈斯疾也。

半年或一年而無何異患者大奇證也此亦多在婦人其證初時飲食如常及其久不更衣而後始親自疑怪稍減飲食雖然飲食如常固無短氣膨脹之意故食雖較少亦不甚甚起居安眠不異平時唯不大便耳他無所苦也此亦癩中之一候從前醫書未嘗有言及者何哉

嘗記升家茂某妻年四十不大便一年許以其無他苦不加治療尋後復常又一婦人年未三十不大便半年大駭延醫或攻或補絕無寸效後請予診曰勿駭勿慮

後必自愈若強妄攻補則藥毒反甚於病害矣一二月後果復平生

此證有癩氣人多患之蓋由癩上犯心氣不安故也發狂
 之前必久不寐其後乃發狂癩大畧帶癩之人雖無他病
 只是夜閒耿耿惺惺心澄意靜每多不寐想去思來遙遙
 如羊此皆癩之候也又有傷風寒時疫病中不寐此為心
 不安也熟睡為佳兆若眠過不醒反此非善候又有病後
 虛未復舊而夜不寐者此亦心不安也若夫年高人不寐
 者非病此即老境常態非甚惡候雖長壽人亦有之則不
 行餘醫言

不寐

此證有癩氣人多患之蓋由癩上犯心氣不安故也發狂
 之前必久不寐其後乃發狂癩大畧帶癩之人雖無他病
 只是夜閒耿耿惺惺心澄意靜每多不寐想去思來遙遙
 如羊此皆癩之候也又有傷風寒時疫病中不寐此為心
 不安也熟睡為佳兆若眠過不醒反此非善候又有病後
 虛未復舊而夜不寐者此亦心不安也若夫年高人不寐
 者非病此即老境常態非甚惡候雖長壽人亦有之則不

行餘醫言

不寐

四十七

一本堂藏書

可必定為疾也。後世醫書專主痰因不足取也。

證治要訣云：痰在膽經，神不守舍，令不寐。又云：膽涎沃

心，以致心氣不足等是也。古今醫鑑萬病回春並剽此

論其餘皆然。

戴思恭曰：大抵驚悸健忘怔忡失志不寐心風皆是膽

涎沃心，以致心氣不足。見證治要訣此言稍近焉，而謂膽涎

沃心，心氣不足者，不免醫家之固陋也。蓋此六項俱是

癩證之枝葉，而失志心風，直是狂癩之別名。怔忡即悸

之俗名，不寐亦狂之前兆也。但健忘乃癩中之一證耳。

癩癩元相依，故閒亦有癩之健忘而終不能遁癩狀也。

心忪或曰心忪或曰忪忪皆世俗之所稱不可用也

證治要訣云忪忪久思所愛觸事不意虛耗真血心血

不足遂成忪忪俗謂心忪脉亂是也又云忪忪即忪忪

也忪忪與驚忪若相類而實不同驚忪者因事有所驚

而忪忪者本無所驚常心忪而自忪焉得無辨此說

非也此以驚忪為一云爾由不知驚即驚駭外動忪即

心跳內動也如王肯堂亦同

證治準繩云忪即怔忡今歷觀病狀則二證少有分別

忪
出素問遺
篇本病論

忪則心中微動如恐如驚怔忡則心胸振築莫知其來

忽爾寧寂寞莫知其去甚則頭目眩暈神氣若浮蓋忪

之重者也如其所謂怔忡者即忪之事何分別之有

成無已曰忪者心忪是也築築惕惕然動怔忡忪不

能自安者是也心忪之由不越二種一者氣虛也二者

停飲也其氣虛者由陽氣內弱心下空虛正氣內動而

為忪也其停飲者由水停心下心為火而惡水水既內

停心不自安則為忪也又有汗下之後正氣內虛邪氣

行餘醫

忪

五十

藏書

交擊而令悸者與氣虛而悸者則又甚焉又飲水過多
 水飲不為宣布留心下甚者則悸出明此以氣虛與停
 飲為悸之因然而停飲固當為悸猶癥之成根為悸也
 但氣虛則由發汗吐下而內癥從以動爾

素問云心澹澹大動胃脇胃腕不安至真要大論

傷寒論云脉浮數者法當汗出而愈若下之身重心悸
 者不可發汗當自汗出乃解又云發汗過多其人叉手
 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主之又云太陽病

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
 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又云傷寒中風五六日往來寒
 熱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心下悸小便
 不利與此胡湯主之

金匱方論云寸口脉動而弱動即為驚弱則為悸

非因驚而發也。狂者變常亂失本心，故謂之狂。又作癡。正字通云：內經本作狂。又徐春甫曰：狂則孔子所謂狂狷者之狂也。靈樞曰：狂病始發，少卧不飢，自高賢也。自辨智也，自尊貴也。故曰：狂者進取志大而大言者也。前謂狂言如有所見，斯得之矣。見古今醫統非也。孔子所謂狂者，只言志大耳，非言迷亂失本心也。猶隔一層，非醫人所知也。

悸說文：心動也。正字通：一作瘁。怔，康熙字典云：揚子方

言怔忡，遑遽也。或从心，玉篇：怔忡，懼貌。忡，康熙字典云：又作懺。懺，康熙字典云：音振，失志貌。音瞪，心靜。又懺，懺心不爽也。忡，正字通云：音鍾，心動。康熙字典云：心動不定貌。又遑遽也。驚也。此皆非本義。今摭其末說，頗近俗義而舉之耳。其實用一悸字而足矣。怔，元怔營字。忡，元憂也。即忡忡字。懺，心平字。只忡略近，故怔忡、懺忡等字不可取用也。

